

论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的听觉美

李国新, 杨絮飞

(浙江林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浙江 临安 311300)

摘要: 中国古典园林是以视觉为主要感知方式的综合的空间造型艺术。其中, 听觉美乃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所追求的高妙境界之一。要实现中国古典园林“雅静之至”的理想境界, 确实也离不开令人荡气回肠的听觉因素。在园林中听觉与视觉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建构园林的各种因素, 包括人为因素都可以形成听觉美。园林听觉美对现代景观的效果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参 8

关键词: 园林学; 古典园林; 听觉美

中图分类号: S731.9; K928.7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692(2008)01-0100-04

Acoustic beauty in the art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LI Guo-xin, YANG Xu-fei

(School of Art Design, Zhejiang Forestry College, Lin'an 3113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is a space art which is mostly perceived through vision. Acoustic beauty is the highlight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Acoustical factors are essential to achieve the tranquility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In the art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hearing and vision are usually interwoven. Various factors include artificial factors can achieve acoustic beauty. Acoustic beauty is also very important to the modern gardens. [Ch, 8 ref.]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classic garden; acoustic beauty

如果只从表面看问题,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似乎与听觉因素没有太大的关系, 然而, 当我们深究下去就知: 中国古典园林如果缺少了听觉美, 定会失色不少。辛弃疾的词“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写的就是自然界的听觉美。李商隐的诗句“留得残荷听雨声”, 写的则是秋后荷塘的听觉美。“雨打芭蕉”“柳浪闻莺”“莺啭乔木”“风起松涛”描绘的都是景观的听觉美, 正如陈从周先生所言:“若园林无水, 无云, 无影, 无声, 无朝晖, 无夕阳, 则无以言天趣, 虚者实所倚也。”^[1]可见, 听觉美是园林艺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 的确能为景观增色不少, 纳诸多美感于一身的中国古典园林又怎么能少得了魅力十足的听觉美呢?

1 中国古典园林之美与听觉艺术感受的关系

“雅静之至”的境界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最高追求, 然而“雅静之至”的境界须用声音反衬——中国古典园林虽然是由建筑、山石流水和植物等多种可见的视觉形象组合而成的, 然而, 有时这种视觉形象只有和听觉艺术联合起来才能创造和实现这种“雅静之至”的境界。如苏州拙政园之雪香云蔚亭一联所描述:“蝉噪林愈静, 鸟鸣山更幽。”只因有了蝉噪、鸟鸣, 才使山林更显幽静。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不能仅构建一个静态的处所, 它还是具有人性化的、具有多种艺术因素综合协同的、最富有精神特质的动态的有声的艺术形式。如: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是由山、石、水、林、泉和野生动物组成的综合自然生态环境。至今在一座石碑上还留有乾隆所书的一首诗《山中》:“山中秋信来得真, 树张清阴风爽神。鸟似有情依客语, 鹿知无害向人亲。……”秋风掠树, 鸟语婉转, 鹿鸣山涧, 才更

好“描绘”出秋凉山庄浓浓的清意和野趣。山庄中的文津阁旁有一个亭子，名为“莺啭乔木”，其听觉之美，让人“一目了然”。正如朱良志先生所言：“书法、园林、绘画等都是空间艺术，但中国美学强调，这一空间是——‘乐音回荡’的空间，既让空间充满音乐的节奏。”^[2]周维权先生也云：“游人获得园林意境的信息，不仅通过视觉官能的感受或者借助于文字信号的感受，而且还通过听觉嗅觉的感受。诸如十里荷花，丹桂飘香，雨打芭蕉，流水叮咚，桨声欸乃，乃至风动竹篁有如碎玉倾洒，柳浪松涛之若天籁清音，都能以‘味’入景而引发意境的遐思。曹雪芹笔下的潇湘馆，那‘风尾森森，龙吟细细’更是绘声绘色，点出此处意境的浓郁蕴籍了。”^[3]因此，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离不开听觉因素，合理利用听觉语言可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创造园林至高境界。

2 中国古典园林中视觉与听觉的交融

元代画家吴镇的题画诗：“忽见不是画，近听疑有声。落落不对俗，涓涓长自清。”他的画中寄寓了独立高标的境界，悠然清远的意蕴，不为时迁的节操，缠绵悱恻的音乐。而这些思想情感的寄寓得益于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的和谐沟通。像这样的不同知觉之间的“通感”，在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中不在少数，如杭州灵隐冷泉亭的一联“泉声咽危石，月色冷清松。”“泉声”似乎使“危石”也发出了声音，“月色”仿佛让“清松”感到了寒冷——听觉与视觉、视觉与触觉之间产生微妙的交流，创造了一种别样的意境美。“众姊妹艺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4]的确，能使园林的综和艺术因素得到很好的共同提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园林艺术中主要因素之一的建筑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无疑是相当密切的。“和谐的乐调不仅对于人是一种很自然的工具；能说服人，使人愉快，而且还有一种惊人的力量，能表达强烈的情感。”^[5]音乐是人类传达情感的最主要的方式之一，“诗情画意”中的“情”“意”之中，含有丰富的音乐成分。“绘画家（包括建筑家和雕塑家等造型艺术家）也是音乐家，因为它不仅描绘出可见对象物给他眼睛所造成的印象，而且，也描绘出给他的耳朵所造成的印象。”^[3]如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泉来》，在画面中蛙是没有的，却通过小蝌蚪和辗转流出的山泉展现出青蛙世界的生态美。其实，园林艺术家也应该是音乐家，使静态的园林弥漫着音响动态的美感。“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远峰偏宜借景，秀色堪餐。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白苹红蓼，鸥盟同结矶边。”^[5]《园冶》中所描绘的园林的音响美则更是意境深远，耐人寻味。

视觉艺术创造者很注意利用形象调动观者的视线，使观者的视线在上下左右的摇摆中产生旋律感。而调动观园者视觉进行流动的，则是作者巧妙地设在景观的一些视觉的动感因素。拙政园西部水廊走势曲折，又有高低起伏，桥形极富动感。这种的视觉形象，往往能带动周围的林木和水潭产生动感，即便林木和水潭处在完全静态的情况下，也能使人仿佛听到穿林的风声和流动的水声。艺术家所创造的这种形象“魔术”把本是静态的空间艺术演绎得有声有色，让观众能够在静态的状态中听到音响。这种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第一是这一类景观中富有音乐的感觉，即景观的视觉形象具有音乐性，使人在获得视觉审美的同时又仿佛同时获得音乐的审美感受——看到了音乐。这种音乐感并不是对客观音响的简单再现，而是作者借助视觉形象把自己对客观事物中得到的感受再现出来，即从音乐的角度构思景观，利用视觉因素来创造富有乐感的景观。如苏州网师园的月到风来亭，有水，有风，又有月色给风和水声增添些许诗意，其中的乐感自然大不一样。第二，此类景观的各个构成因素的组合富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所谓节奏是艺术作品中所包含的不同要素的有次序有规律的变化。韵律是以节奏为基础的更有变化，显得更为丰富的节奏，带有明显的情感性。或者说是造型艺术中借用音乐的规律使视觉形象得以简化和秩序化，建立起的与自然中的乐曲节奏和韵律规律“异质同构”的抽象语言，使各构成因素的组合体发出无音似有音的奇妙感觉。如前面所说的拙政园西部水廊本身的节奏感很强，创造有声的感觉自然很容易。“韵律具有一种超越人们意识的无可争辩的吸引力。假如有2个不同的视觉对象，一个是有韵律的而另一个没有，那么观者会自然地或本能转向前者。韵律可以把眼睛引向一个方向而不是别的方向。”^[6]明代祁彪佳《选胜亭》：“唯是登亭徊望，每见霞峰隐日，平野荡云，解意禽鸟，畅情林木，亭不自为胜，洽诸景以为胜，不必胜之尽在于亭，乃以见亭之所以为胜也乎！”他在谈园中一景妙赏亭时说：“……悠然回目，乃在一水中，激石穿林，

冷冷传响,非但可以乐饥,且涤十年尘土肠胃。夫罢屿于地,置亭于屿,如大海一泓,然而众妙都焉,安得不动高人之欣赏乎!”这段文字既生动说明了园林中视觉与听觉的水乳交融、“异质同构”的关系,又生动描绘出园林中产生的听觉美对于人“修身养性”的重要意义。

3 中国古典园林客观环境中的听觉美

客观环境指的是由园林景观中的山石、水、建筑、植物等所组成的较为“自然”的环境。当然,中国古典园林是人工与自然合作的结晶。这里的“自然”环境的区分,目的在于独立展示中国古典园林设置自身所产生的听觉魅力。中国古典园林造桥卧霞,开窗腾雾,纳水含烟,引廊栏云,置厅招风,空间流动之所,皆是自然性情,造化精英,天地神韵会心之处,是园林诗话奥秘所在,更是创造听觉美的奥秘所在。亦如杨辛等所言:“中国古典园林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抚慰人的灵魂,园林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是人心灵的寄托。因此,造园不是纯客观地描写自然,而是化景物为情思,为意境。它能引起欣赏者的想象,具有深刻的感染力。”^[7]

中国古典园林客观环境中的听觉美来源于园林中的一切构景因素,同时又与天气变化联系密切。

山石带来的听觉美:由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山石多体现出“皱”“透”“漏”等特点,当清风吹过,万窍生音。因有狂风与微风差异,山石则会发出大小不同的音高,它给人带来的声音感觉也是有差别的。“仁者乐山”,由山石而产生出的听觉美与山体的独特的视觉感联合在一起还可以引起人们对景观的深层遐想。

流水带来的听觉美:“智者乐水”,水是园林的命脉,中国古典园林藏有限柔水,纳春露、夏雨、秋霜、冬雪四时之有情。叮咚清泉,潺潺溪流,哗哗瀑布,皆能产生美妙天籁。正所谓:“清泉落叶皆音乐,抱得琴来不用弹”。日本船子和尚诗中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也与水密切相关:“终日江头理棹间,忽然失济若为还。滩急急,水潺潺,争把浮生作等闲。”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利用流水给人带来的审美感觉,举不胜举。如:无锡寄畅园的八音洞,主要利用西高东低的地势,引惠山之泉,饶流于墙外,经伏流后喷涌而出,几经曲折,涓涓不绝,水声婉转流畅,如八种器乐合奏,悦耳沁心。化无声为有声,化静态为动态;制造了曲涧清潭、寒泉飞瀑的绝妙艺术空间,是制造水动、水响来实现听觉美的上上之作。

树木花草等植物带来的听觉美:“中国古典园林植四季之花木,以尽揽四季风神。”^[2]“植树引风”,讲的就是风力作用于树木和花草所引起的听觉美:如苏州留园古藤绕廊,“一夜西风起,黄叶落满径”“风休花尚落”……此美妙声息,即便细微却依然美妙。如垂柳,“虽无香艳,而微风摇荡,每当黄莺交语之乡,鸣蝉托息之所,人皆取以悦耳娱木……”可见树木花草,虽不能像水一样直接发出声响,但可招风、栖鸟、引蝶、纳雨、留露,间接制造声响——风呼、雨泣、鸟语、虫鸣……花草树木如同一些美丽音箱,集无限而优美的天籁佳音,播放出来,给古典的园林添了很多听觉魅力。

建筑带来的听觉美:“中国古代造园,大都以建筑物开路”^[8]。建筑给人带来的音响美也是丰富多样的。例如,中国古典建筑物的屋檐下一般多装饰金属铃铛,微风吹拂,那叮当叮当的声音清脆入耳,非常动人。园林建筑通透的门窗可透风通气,又可飞花过雨;在有风有雨的天气,发出的音色各异的呼哨之声;加之树枝、飞花、落叶撞门、击墙、扫瓦的嗒嗒之声,犹如缠绵悱恻的弦乐和明朗清晰的打击乐混合交响。

园林中动物带来的听觉美:园林中的“静态”的山石、树木、建筑在自然中风、雨、雷、电、雪、霜的作用下本已能产生出那美妙的“天籁”之音,园林中活跃的动物则给园林的听觉美“锦上添花”。如“蛙跃古池中,静渚传清响”“鸟啼山更幽,连峰长回应”“鱼跃青莲间,回响动涟漪”“野鹤踱蹊径,声悠松亦远”“蝉噪柳枝上,宁静归我心”“蜂嗡花间,声彩飞扬”“鹿鸣呦呦,共鸣漫漫”……正如谐趣园得水、石、声、桥、书、楼、画廊、坊九趣,离开了“声”则此园和谐逊色、趣味顿逝。秦观《行香子》:“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隐隐茅堂。飏青旗,流水桥旁。偶然乘兴,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小园也有至乐,小小园景,收尽世界春光。风扬青旗,流水婉转,莺歌燕

语,彩蝶打花……勃勃生机皆源于声音,小园的春意由形、色、声综合因素而生。

4 中国古典园林中人为创造的听觉美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听觉美不仅仅只来源于园林“自然环境”中的风声、雨音、鸟鸣、蛙叫……还有很多因素可以形成一定的“音响效果”,其中人的活动带来的听觉美也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可分为2种情况:一是人在园林活动中带来的“音响”效果,二是人们利用“音响工具”创造出来的音乐美。

作为游园活动主体的游客,在游园过程中自然会产生出一些声音来,并且这些声音多是美好的、富有自然感觉的声响。如踏入曲折的、布满落叶的小径产生的沙沙声,晨练时抖空竹的嗡嗡声,鞋跟轻轻打击石路面的噤噤声,船桨划动水面的声响,心旷神怡的笑声……这些听觉美和园林环境中的“自然产生”的声响一起,使园林顿时鲜活了起来。在园林中,人们还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使园林中的听觉美增添一些文化内涵:如操古琴弹奏《高山流水》,吹竹笛演绎《牧童短笛》,演奏具有热带雨林风情的葫芦丝,吴侬细语的越剧清唱,富有长短变化的吊嗓……这些活动既舒展了演奏者的身心,同时又给园林创建出具有文化内涵的听觉美。犹如唐代诗人常建在《题破山寺后禅院》所描写的境界:“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声响技术逐渐引入到园林景点中的“艺术装饰”中。隐置几只音箱,播放几曲或古琴或古筝或二胡演奏中国经典名曲,会给园林增添几分文化感和艺术感。当然,在人为制造听觉美的过程中,这是一种最为高效快捷的方式。只是一定要有的放矢,结合该园林的实际,是给园林听觉美增色。在利用电子设备播放音乐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音响不宜过高,要与“自然天籁”相映成趣;在传统的中国古典园林的景点中,最好播放一些中国传统的器乐或戏剧,要慎重选择西方音乐,更不能用摇滚乐和流行歌曲来扼杀中国园林的听觉美感。

5 小结

中国古典园林的韵致和审美中缺少不了音响的成分。或者说,中国古典园林之美亦得益于那丰富而美妙的听觉美。浙江桐庐人民广场“秀水天成”由主题雕塑和声控喷泉组成:从天而降的“秀水仙子”,随着《春江花月夜》优美旋律,喷泉时高时低,时急时缓,在灯光映照中呈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象,视觉美和听觉美,艺术美和自然美(富春江)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周邦彦词:“梅雨霁,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台榭远池波,鱼戏动新荷。薄纱厨,轻羽扇。枕冷簟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多处描写园林中的听觉美,中国古典园林中若缺少声响之美,园林美将会缺失许多审美感受!

园林管理同样可以应用听觉美,如无锡惠山公园,在月夜放送《二泉映月》乐曲,不仅使视觉美和听觉美融会一体,而且让人想起杰出民间艺人阿炳坎坷的身世和创作《二泉映月》名曲的故事。

参考文献:

- [1] 陈从周. 惟有园林[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 84-85.
- [2] 朱良志. 曲院风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73-267.
- [3] 周维权. 园林风景建筑[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180-181.
- [4] 李国新, 杨絮飞. 论中国古典园林对“兼工带写”手法的借鉴[J]. 浙江林学院学报, 2005, 22(4): 433-436.
- [5] 杨芳菲. 艺术中的哲理[M]. 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1987: 160-161.
- [6] 托白特·哈默林. 建筑形式美的原则[M]. 邹德依, 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 54-56.
- [7] 杨辛, 甘霖. 美学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5-36.
- [8] 陈从周. 说园[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4: 6.